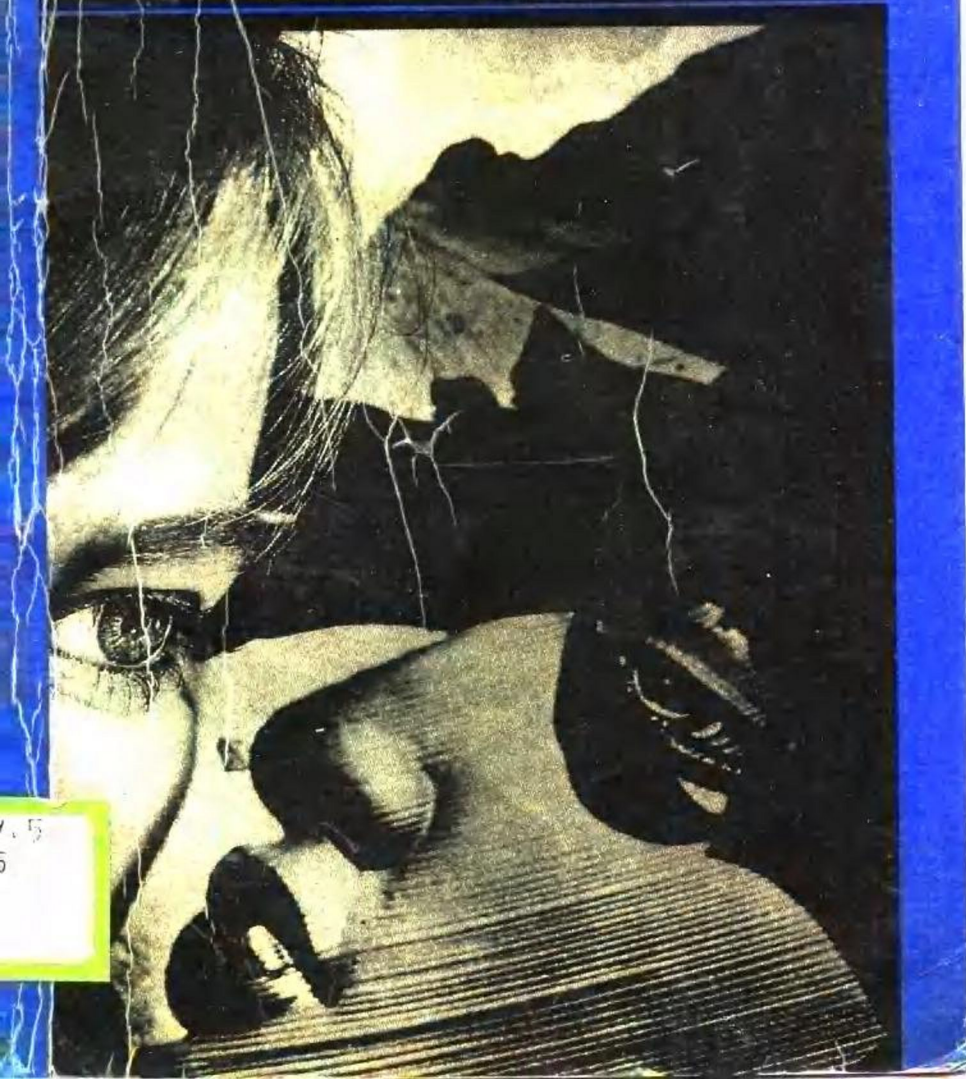


鬼符

(台湾) 文亦奇 著



鬼 符

〔台湾〕文亦奇 著

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6.25印张 2插页 126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500

ISBN 7—80549—283—2/I·211

定 价：3.00元

世界上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怪异事情，是难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。但也有不少这类事，不过是魔术、幻术、催眠术等等的花样，看来神奇莫测，拆穿了并不稀奇。

今晚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和方无双，真的遇见他们猜测不透的怪异。看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。

他们躲藏在浓密的小树丛中，伏在地上，用望远镜观察不远的河滩上举行的祭典。小树丛生长在一个不太高的土丘上，因此他们埋伏其中，居高临下，对眼前的景象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有人施用欺骗的江湖法术，很难逃过欧阳清和方无双的眼睛。且他们对这些法术很内行，精明得很，绝不象愚夫蠢妇般的易于上当受骗。

现在他们看见河边聚集了两、三百人，都是穿黑色长袍的妇女，围住了一座临时搭建的神坛叩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嘴里直摇头晃脑，大约总是教里的经文吧！神情

虔敬肃穆，动作一致。在银灰色的月光下，好象是一大群的鬼魂，聚集在一起行拜月祭典。

这充满神秘色彩的夜祭，令欧阳清和方无双看来毛骨悚然，心中老大不自然。但他们是负有特别任务来偷看这些教徒们的祭礼，且冒了很大的危险。因为如果给他们发现了，捉住之后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也许会活活的用烈火烧死，或是投入大江中溺死，绝不会让闯入者生还回去。

浮云缓缓的飘开，圆圆的明月自云中露脸。那是农历七月半，月光皎洁，照亮了大地。似一盏明亮的大灯，高挂在天际。农历七月在中国的习俗上是“鬼月”，地狱门开，孤魂野鬼都来到人间觅食，人们也在这个月中打醮祭鬼，祈求平安。直到七月底，地狱门关闭了，鬼魂才返回阴间，不再在人世间游荡。

不管这个民间传说是否可信，人们总觉得在“鬼月”中，阴风惨惨，晚上遇见鬼的可能性比其他月份为多。而要是撞着了鬼魂，小则生病，大则一命呜呼，灾难罹身，不易摆脱。所以大家相互警戒，无事晚间少出门，尤其荒凉的野外，更是不可前去。

“哼！这是什么鬼玩意儿？”方无双放下望远镜，轻轻地说。她胆大如斗，一向不怕鬼魂。遗憾她还没有和鬼打架的经验。但是她很有自信，凭一身拳脚功夫，要是真的遇见鬼，她也不惧怕，照样打个输赢。

“嘘……看！”欧阳清用膀子推推她，轻声说。

他们把望远镜的焦点重新调整，注视那群黑衣妇女围聚的中央祭坛，现在已点燃了二十多支火把，把祭坛照耀

得十分明亮。有八个强壮的妇女，抬了一顶用黑色布幔罩住的轿子，缓缓自远而来，进入妇女群中，在祭坛上停下。那顶轿子的四周黑布上，均绘有阴阳太极图和八卦。站在轿子两侧各有一个男人，也穿了黑色长袍，胸前背后绘有太极图和八卦。看来他们的身分比一般教徒为高，是教内重要的执事，或是教主的侍从亲信。

在望远镜中，欧阳清和方无双看得很清楚，这两个人好象近在咫尺，伸手可触摸得到。左边的一个是身躯很肥胖、养尊处优的中年人，皮肤白皙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模样还算斯文。要是他不穿那套怪异的黑色长袍，改穿西装的话，十足象个上海十里洋场中的买办、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或是钱庄银号的大老板。现在穿那件黑袍，实在不伦不类，不合他的身分。

右边的一个就不一样，身躯健壮，看来孔武有力，四十岁年纪，满脸横肉，粗眉大眼，下颌留了浓密的胡子，目露凶光，一脸邪气，望而即知是在江湖中打滚的汉子，黑社会中杀杀打打的头目。

“这两个家伙是什么路道？”方无双问。

“左边那个是徐天生，在上海租界内开一家大公司，近年来混得很不错，发了不少财。自然他的财怎么发的，外界不清楚，恐怕钱财有些来历不明。但在洋人管治下的租界中，只要有本领赚钱，别人才不管怎么赚的哩！总之，徐天生在上海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大富翁了。”欧阳清回答，

“我相信，他的发财和那个邪教有关。否则他才不会在黑夜中干那辛苦扶轿的差使，乐得在家里搂了女人睡觉哩！”

“哼！你呀，满脑子坏念头！”方无双白他一眼。她是个直爽的姑娘，平生喜欢的就是练功夫和管闲事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为社会伸张正义。对于男女之爱，没有兴趣。因此和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在一起工作，从来不和那个和女人厮混惯的情场侠士谈情说爱。且更讨厌欧阳清和女人纠缠不清。

“孔老夫子说的‘食色性也’。你要是再这样坚持下去，快和‘怪物’陈武一样了。”欧阳清取笑她。

“去你的，我才不会变‘怪物’哩！”

陈武是欧阳清和方无双的朋友，他是民国初年时期的革命党秘密地下工作小组的负责人。有若干艰险困难的工作，经常请欧阳清相助，有时也请方无双合作。但欧阳清与方无双只是支持革命党救国救民的伟大崇高的宗旨，才出手协助，出生入死的进行冒险的秘密工作。可是，他们只是陈武的朋友，却不是小组的组员。

而陈武这个人，欧阳清批评他是个十足的“工作狂”，把自己全部贡献给革命事业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奉献，没有私人的时间。因此没有结婚，甚至女朋友也没有。且他好象是个苦行僧，对男女私情一点都不发生兴趣，以致欧阳清视他为“怪物”。

方无双推推他，说：“右边那个人呢？我敢打赌，他不是善类！一脸上海‘白相人’的神气。”

在上海话中，“白相人”的意思就是“流氓”。但流氓有好多级，那种只有一条裤子一根裤带的“光棍”，是最低级的流氓。要混出头就得进入帮会组织，拜“老头子”

（师父），跟着“老头子”在社会上闯，要是胆大机智，心狠手辣，再加上机缘际遇，也许会混出个名堂来，一级级的爬上去，自己也可以收徒兄，做“老头子”了。当越混越高，升入上流社会，那时他就不必干杀打的血腥事情，另有徒子徒孙代劳。他脱去了短打的衣衫，改穿长袍马褂。不管是否近视或老花眼，鼻梁上总架一副高级的金丝边眼睛，强盗扮斯文，“白相人”修成正果，得道了。但这类高级“白相人”，不管如何约束自己，冒充有地位的上流社会人士，言语行动仍脱不了流氓气质，狐狸难藏尾巴。所以方无双一看，就知道那人是“白相人”。

“他是周雄，上海鼎鼎大名的流氓头子，无恶不作的坏蛋，在租界洋人的包庇下，恶势力不小哩！”欧阳清继续道：“这是文臣武将，是教主的左右手。今夜他们两个人出现，情形不简单。我们要多加注意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轿子已安放在祭坛上。周雄和徐天生缓缓地拉开遮掩轿子的黑色布幔，让大家看清楚轿内的情形。

说来奇怪，轿中空空如也，没有人影。他们似乎是抬了一顶空轿前来。

可是，那些信徒却不这样想，个个仆伏在地上，不住的叩头，口中更是不住的念咒，好象轿中坐着他们的教主，正虔诚恭敬的迎接他的来临。

他们在念咒之后，一齐呼喊，声震四野，连欧阳清和方无双都听得很清楚。他们喊道：

“恭请真人法驾神坛……恭请真人现身……”

在呼喊声中，站在轿子两侧的周雄和徐天生，接了教徒递上的两个黑色包裹，依照教中仪式，拿在手中挥舞一番，才缓缓地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具走兽的骷髅头。徐天生的包裹是个老绵羊的头，灰白色骷髅上，两条弯曲的羊角，模样神秘恐怖。周雄的包裹内是一具老虎的骷髅，虽皮毛尽去，但雪白整齐的牙齿尚存，看来仍很凶猛，令人望之生畏。

他们双手捧着它，又向空轿装模作样一番，才将两具兽骨的头，各自套在头上。正好把头颅套在其中。两个人同时变成长了羊头和虎头的怪物，使神秘气氛更加浓了。

而教徒们念经的声音更洪亮，其中又夹杂着“恭请真人法驾神坛……恭请真人现身……”等呼声不绝。

“他们玩什么鬼把戏？……”方无双不耐烦的问。

“嘘！……”欧阳清阻止她说话。全神贯注于这些教徒的活动。

怪事接着发生了，原来空洞无人的轿中，缓缓地自座椅上冒出一阵五彩的轻烟，袅袅地散布在轿内。教徒们看见五彩轻烟，如醉如狂的叩头顶礼，欣喜地大叫：

“弟子恭迎真人现身……弟子恭迎真人现身……”

说也奇怪，那阵五彩烟雾聚集在轿中，历久不散，且越来越浓，大家已看不清楚轿内情形了。

这时，突然天空中一声霹雳，闪电直落轿顶！“轰隆”巨响之后，那五彩烟雾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轿内已端坐了真人，信徒们叩拜的教主了！

“邪门！他怎么出现的？”方无双看得目瞪口呆，手

抓着自己的头发问：“难道是在变戏法？”

“不错？我猜是戏法……”欧阳清道：“上海的戏院内洋人表演的大套魔术，也有这种玩意，并不稀奇！拿来骗愚夫蠢妇，很有用哩！”

这个被信徒尊称为真人的教主，端坐在轿中的蒲团上。他身穿一套黑色的道袍，胸口绘有太极图和八卦。头上一顶道巾，瘦瘦枯黄的脸，一对老鼠眼睛，鹰爪鼻子，稀疏的小髭，看来就是个行骗江湖的术士。他执着拂尘，双手合十，眼睛骨碌碌地扫视仆伏在他面前的那群教徒，一言不发作入定状。

而教徒们见真人现身，大家叩头跪拜，真是把他当做神仙，无人敢怀疑教主在玩弄戏法骗人。

这是叩拜月亮的太阴教，原是白莲教的旁支，信徒都是妇女。过去在中国并不流行，教徒也不多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太阴教出了个新的教主宋明江，自称是女娲娘娘的后代，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各省传教，经过他不断的努力，教徒一天天的增加，尤其在农村中，人民知识程度较低，易受诱惑，渐渐地发展成一股神秘的宗教势力。在教徒中，大家都称宋明江为太阴真人，传说他不会死，已活了一千多岁。自然这是谎话，但愚笨的教徒却深信不疑。

太阴教势力的扩张，除了教主宋明江会装神弄鬼之外，主要是获得四川军阀刘永辉的支持。那位刘督军将宋明江视为活神仙，不但自己入了太阴教，且命令他的妻妾和麾下部属，都信奉太阴教。每个月的月圆之际，作拜月的祭典，仪式隆重庄严，祈求太阴真人降福消灾。

刘督军尊宋明江为护国军师，请求当时的北洋政府册封，而北洋政府这时正忙着打内战，一会儿这个军阀赶走了另一个军阀，中央政府挑在军阀的抢尖上，极不稳定。在自顾不暇的情形下，没有答复刘督军，所以册封护国军师的大典，一直不曾举行。

但宋明江在刘督军的眼中，他是护国军师。凡是督军有任何军政要事，都要请太阴真人作法，在神坛中请示上天神明指示后，再作裁决。刘永辉如此迷信太阴教，听信宋明江的话，这可给了教主一个左右四川省内军政的机会。凡是向刘督军有所交涉和请求的人，纷纷走宋明江的路线，只要他肯帮忙，一言九鼎，刘督军方面就不会再生问题，可顺利的达到目的。

自然，宋明江不是凭空帮助人的，他的手下文臣武将徐天生和周雄，就是教主的代理人。任何事情先得通过他们，再转达宋明江。于是徐天生专门开出价码，收受贿赂，周雄专门扩张势力，替教主密布耳目，搜集情报。有时还要出动手下弟兄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因为太阴教要取得刘督军和所有教徒的信任，他的装神弄鬼，必须证明有无比的法力，才能坚定大家的信心。

譬如说：刘督军怀恨一个小白脸，拐走了他宠爱的小老婆，逃出了四川省境，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，督军对之无能为力，就祈求活神仙，请予帮忙。宋明江立即设坛作法，在贴着小白脸和小老婆时辰八字和姓名的草人上，密密刺了无数细针。告诉刘督军说：在七七四十九天内，这对狗男女必然横死，以消督军心头之恨。

那设坛作法是假的，装模作样而已。其实是由周雄出动，派手下徒众密查暗访，限在四十九天之内，找到这对情奔的男女，在他们身上注射一针毒药，立即全身发黑中毒死亡。刘监军听到他们神秘暴死的消息，以为太阴教主作法灵验，自然更加相信这位神仙了。

这就是宋明江手下两个文臣武将的妙用。他们参与机密狼狈为奸，一同和教主施展骗术，捞到大把银子。且将太阴教推广到各地方，大量吸收教徒，树立起强大的势力。

因为宋明江利用刘督军，牵涉在政治阴谋中，这引起了革命党秘密工作小组陈武的注意，请欧阳清和方无双秘密侦查。因他们得到情报，日本特务机关“黑龙会”，正搭上了宋明江，说服刘永辉和日本人秘密合作。日本提供借款，供应军火，代为训练川军。交换条件是允许日本人在四川开矿、造铁路，和日本顾问进入省内军政机关。要是这秘密协定签字实行，日本人的势力侵入，四川将渐渐的特殊化，被日本人所控制。刘督军扩充军队之后，将出川问鼎中原，加入内战，使生灵涂炭，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了。

所以陈武请欧阳清和方无双侦查，一定要取得这份密约，将它公开，让日本特务的阴谋暴露。刘永辉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，人民的反对声中，及受其他军阀的掣肘，必然有所顾虑，不敢干这卖国勾当。

现在，欧阳清和方无双严密监视着宋明江，看他装神弄鬼的干些什么？

教徒们围住膜拜了一会，接着她们退后数十步，在宋

明江的轿子前，让出一小块空地，就有八个穿黑袍的女教徒，一字并排的站在宋明江前面，她们叩头跪拜，又手舞足蹈的跳了一会，好象一群饮酒狂醉的女人。口中念些什么，听不清楚。宋明江木然端坐在轿中，纹风不动，似一座木雕的神像，对眼前的八个女教徒的动作，视若无睹。

一会后，宋明江怀抱在胸前的拂尘一动，又响起了一阵教徒们的诵经声，喃喃不绝。而这八个似狂似醉的女教徒，竟然一齐动作，解开胸前的黑色系带，脱去那件长袍。

“……”欧阳清突然惊异地吹起口哨来。

方无双瞪他，皱紧眉头说：“真是伤风败俗！恶劣不堪！”

原来这八个女教徒脱去黑色长袍，身上没有穿别的衣服，个个是赤裸的，站在教主宋明江面前。她们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点也不觉得羞耻，反而脸上显出喜悦的神色，似乎在接受神的赏赐。

八个裸体女人中，有的是中年妇女，身材变得臃肿难看，胸部双乳都下垂了。也有年轻的少女，曲线玲珑，充满了青春气息。看来令男人心动。

她们要干什么？“江南浪子”对之很有兴趣，在望远镜中注视着。

排在第一个是面容很漂亮、曲线很优美的少女。她首先走上前来，跪在轿前，低头去吻教主宋明江的黑色袍带。一吻之后，宋明江用拂尘在她头顶上轻轻拂了三下。他的左手空无一物，突然向上一翻，手中现出一张黄色的

长条小纸，上面用红色朱笔给了符篆。这手法迅速无比，连欧阳清都看不清楚这张符篆是怎样变出来的。

宋明江将那张小黄纸，在那个裸女胸口上一贴，正贴在两乳之间。小黄纸似有粘性，贴在皮肤上竟没有落下来。飘飘地不住的抖动。

“谢真人赏赐……”那个被贴符的少女，又向宋明江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。

她退下去了，仍是站在原位。第二个女人又上前去，动作和第一个少女一样，宋明江又变出一张符来，贴在她的胸口。接着又是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一个个的上前，让太阴真人贴符。直到第八个女人。

“这算什么？”方无双奇怪的问。

“这是入教仪式。她们都是新加入的，贴上了这张符，才算是教徒。”欧阳清翻阅过太阴教的档案资料，对他们略有了解。但入教仪式是初次目睹。

完成了新教徒的入教仪式，这八个女人退下，穿上黑袍，不再裸体示人了。

就在这当口，宋明江突然抬起头来，勃然大怒的将拂尘一指，正指向欧阳清和方无双躲藏的土丘，猛叱道：

“大胆狂徒闯入偷看！”

这一叱使在场的教徒们大吃一惊。即使是“江南浪子”和方无双也跟着吃惊。宋明江这个人真不简单，他看来盘膝而坐，呆若木偶。但精明得很，连有人闯入偷看他都知道，难道他真有一点道行，能洞悉先机？

这是周雄的事情，他双手一举，叱道：“抓起来！别

给溜走了！”

欧阳清和方无双跳起来，转身想走，但已迟了一步。后面和左右人影幢幢，都是太阴教徒，手持棍棒和大刀，快速的围了上来，个个对这两个闯入者怒目而视，准备把他们置之死地。

“奇怪，我们躲在这儿，离开他们很远，怎么会被发现的？”方无双想不明白其中原因。

“也许，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，只是不加捕捉，而在暗中包围住。让教主在举行新教徒入教仪式之后，再予宣布。这样更使教徒们觉得教政法力无边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瞒不住的。更增加他们的信心。”欧阳清解释：“要不，他一宣布有人闯入偷看，我们四周立即出现教徒，他们来的似乎太快了吧！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冲出去？”方无双摩拳擦掌，她好久没有打架，想趁此机会一显身手。

欧阳清估量这些教徒，她们虽然手持棍棒和大刀，但都是女人，战斗力不强。他和方无双两人，足以应付。逃出重围是不成问题。

可是欧阳清不想这样做。他摇摇头道：

“不要打架，我们去见宋明江。”

“什么？给她们捉住了，送去见这个猴子似的教主？”方无双猛摇头。“你的胆子哪里去了？还是又患了怜香惜玉的老毛病，不肯和女人交手？”

欧阳清苦笑：“我并不是不打，而是用不着动手。记住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打架，而是和宋明江谈判。如果不动

手而达到目的，岂不更好？”

“你想得美，他会听你的？”方无双冷笑。

“不管听不听，何不试试？”欧阳清慎重的说：“阿方，以后有得是打架机会，今晚不必动手！”

“哎……跟着你办事，真不爽快！”方无双叹口气。无可奈何的只好放弃了打架的主意。

欧阳清举起双手，对围上来怀有敌意的教徒们，装出笑脸说：

“这是误会，我们是来见宋真人的，因为你们在举行仪式，所以停留在这儿观看。请你们带路，领我们前去。”

那些教徒怀疑的看着他们，窃窃私议一会，其中一个首领说话。

“我们捉住这两人，本来是要押着去见真人，现在就带他们去吧！”

她又转过头来，警告欧阳清和方无双。

“好，跟我们去，但先告诉你们，老老实实的别耍花招，见了真人要说真话，真人是活神仙，你们说谎，休想瞒骗得了！”

于是他们在大队教徒的包围下，押去见宋明江。由于欧阳清和方无双的态度和善，没有反抗和逃脱的意图，所以很顺利的来到祭坛前，见到了太阴教主。

宋明江神通广大，有他一手。见了他们满面微笑道：

“欧阳清先生，方无双小姐，两位是革命党派来的，欢迎，欢迎！”

欧阳清和方无双面面相觑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宋明

江，而这位教主一见面，就道出他们的姓名，和革命党的关系。如果不是宋明江没有先见之明，即是他的情报灵通。早知道革命党在打他的主意，已派出了欧阳清和方无双前来执行任务，所以一见面就道出他们的底细，先声夺人，令“江南浪子”也佩服这个教主厉害。着实是个很强的对手。

宋明江拂尘一挥，教徒捧来两个蒲团，放在轿前的地上。真人笑容满面，很客气的说：“两位请坐！”

欧阳清和方无双就在蒲团上盘膝而坐，面对着宋明江。

欧阳清开口道：“既然教主知道得如此清楚，想来也明白我们的来意了。”

“正是。我计算阴阳，知道过去未来，已等候两位多时了。今晚相见，幸会，幸会。”

欧阳清缓缓地道：“我们对于宗教，没有兴趣。且认为所有的宗教，均有传教的自由，只要不触犯法律，一律受到尊重和保障。教主明白么？”

“哈！哈！哈……”宋明江一阵干笑。只是笑声不大好听，好象火鸡的啼叫，十分刺耳。

他停住了笑声，正容道：“不必谈这些。还是开门见山，谈你们的来意吧？我明白两位受革命党人所托，要我的一件东西，是么！”

“是，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，请你给我们。”欧阳清说。

“哈！哈！哈……”又是一阵干笑，杂着几声咳嗽。

宋明江微笑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！我不能给你们。”

方无双再也忍耐不住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宋明江，做一个中国人，应该光明正大，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子孙后代，无愧于心，不能为了一点私利，干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来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宋明江脸色胀得通红，怒气上冲，身子在发抖叱道：“放肆！黄毛丫头，你配教训人？送客！”

方无双已从蒲团上跳起来，大叫：“你非得拿出来，要不本姑娘不客气了！”

她一个箭步上前，想抓住宋明江追讨。这鲁莽的举动，虽快如闪电，但仍是慢了几分之一秒。站在轿前的周雄快步趋前一拦，拦住了方无双。

“不得无礼！”周雄猛叱一声。

周雄巨大的身躯挡在轿前，好象一座山般，动摇不得，方无双推不开他，就此僵持住了。

“哈！哈！哈……”宋明江狂笑，听来更象火鸡叫声。

突然，他又化做一阵五彩浓烟，人体在浓烟中消失。当彩烟消散之际，轿内空空的，宋明江早已神秘的不见。但他的笑声仍留在空间，余音未灭。四周教徒又围上来，他们怒目而视，准备动武。

欧阳清不想和他们闹翻，压制住心头怒火，劝住方无双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怎么？走了？……我要拆了那个轿子，把这家伙找出来。他的障眼法哄不了本姑娘！”方无双恼怒的说。